

柿子

文/汤光明

盒子上写着“琅琊台”，本以为是里面就是一箱白酒，大家嘀咕是不是该带到姥爷的生日酒席上去。真喝完这一箱的话，人得倒下一片来。有人建议打开，一看，竟然是一箱柿子，黄里泛着青，是带着蒂和枝干折下来的，原来四舅把自己种的柿子拿来了一箱。

这是典型的北方盘柿，外甥石头说今年结得好，拿在手上特结实，很硬。这种柿子属于涩柿，石头说要在太阳下晒，等它慢慢变熟、变红，才吃。

还有一种圆柿，上海市场上多见，是广西平乐的，中间没有一道棱，也是中黄色，没盘柿硬，也得放熟吃。另有一种圆柿，较小，皮红，易烂，属于甜柿，名字叫“桂恒”。

当然我最喜欢吃的是柿饼，儿时买年货，静安寺南货店里的柿饼成堆，喜欢是因为它甜，真甜，尤其是那表面一层白色的柿

霜。

有幅跟柿子有关的画面一直存在我脑子里，而且印象特别深，叫做《六柿图》。这是南宋画家僧法常的作品，现在日本京都大德寺龍光院。中国人现在想要看见这六只柿子，很难。

法常生活在13世纪中叶的杭州，住在六通寺，是无准师范的学生。他的画上有北涧居简、虚堂智愚、痴绝道冲、偃溪广闻的题赞。这些都是当时的中科院院士，他的前辈。法常的作品大多被留宋僧带回了日本，故日本称他为“画道大恩人”。

得力于日本和西方汉学家的宣传，《六柿图》如今在世界上被传播得很广。不过，人们讨论的多是这幅画的水墨意味，我觉得反倒容易忘了法常画的本来是柿子。他笔下的柿子有个特点，其中有几个明显比较方，和常见的不同。我查了一下，还真有方柿，在离杭州不远的临安和

上虞都有。这一地区其他品种的柿子也很多。

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明白了这幅画的一些缘因。

1250年左右某年秋分过后的日子里，特别是九月十九，四方信徒赶来杭州各大寺院过观音成道日，上山的人带来了刚剪下来的各种柿子，供养六通寺的师傅。柿子在佛堂上供奉着，而且是不同的柿子，有熟有生，这触动了法常法师。这天他兴致高，顺手涂了一幅速写，其中两个熟了，两个半熟，两个较生。看上去有点像三代同堂，又像寮房里一群打坐的和尚。生的柿子色浅，用线勾勒，半熟的用淡墨，熟的用浓墨。每两个之间又各有些区别，因为是连续画的，笔上的墨自然有些不同，真是自然天成。

赶在能吃柿子的同时，这几天桂花正开。前天出门去上班，在小区门口碰见坐在轮椅上的

母亲，我问她，“太阳没出来，你坐在这里干吗？”母亲说了两个字，“闻香”，让我上班的步子一下慢了下来。

这几天有意无意，周围好像多了许多桂花和桂花香。那天同南京陆子去看法国工董局住宅，现在叫工艺美术研究所，进门就闻到花香，还看见几个年轻女孩蹲在地上在收集桂花花瓣，一问，抬起头来回答我的竟然是多年前的一个学生。她告诉我她就在这里上班，收集花瓣是为了做桂花蜜。

那天我和陆子都心情大好。桂花正盛开，能闻到也能看到，还能拿来做桂花蜜，可谓色香味俱全，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真是面面俱到啊。

但就怕一点，就是你对此一点不动心。

不过也没关系，好在山岳自终古，果花日夜香。■



不确定时代·高棉遗址
摄/马康

讲故事

文/黄孝阳

一个叫治文彪的朋友说，“生活是一只船，而且是不断扩建的巨型楼船。它的构件是观念，材料是语言，整体叫历史，由于太大太高太坚固，人们把它称为现实。认定这是陆地上牢固的建筑。故事则是拆建，抽掉木板，甚至凿穿船底，让人看到水，甚至海。”

这种说法比故事来源于生活高级太多，高级在哪，在于“抽掉”与“凿穿”，这很有点明心见性，直指本心的禅宗境界。所谓“海”，指的当是彼岸。

此处与彼岸是人生的一体两面。今天地球有七十三亿人，宗教信仰五十亿。为什么在今天这样一个由科技建构的地球上，还有如此之多的信教之徒？为什么牛顿、爱因斯坦等世界顶级科学家最终都不同程度地开始思考上帝？根本问题：人是要死的，将相王侯贩夫走卒，莫能例外。而所有的宗教，说到根子，都是在谈人死后。死后，即彼岸。宗

教就是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。如何言说彼岸？比如佛陀讲经，常说因缘比喻。比喻把那些难以言说之物，与我们所熟悉的具体实在之物的联接。一个“空”字，佛陀就讲了十种比喻。世界三大宗教，都不约而同有一个基本概念，“天堂与地狱”，它们是什么？是虚构。唯有虚构之力，才可能通往彼岸，才可能在技术层面实现“抽掉”与“凿穿”。

治文彪的这种说法也有问题，他试图用故事来对抗历史与现实，但大部分的故事不蕴藏虚构之力，不是月亮下的蛋，不过是许多人鼻尖的油脂分泌物。他对故事给出的概念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广义泛指，这就很容易变成捣浆糊。在我看来，他所渴望言说的“故事”其实属于当代小说的范畴。

“我曾经吃过一条鱼，那么我会变成鱼吗？答案是否定的——这是故事，在经验范畴内，是不言而喻的常识；我曾经

吃过一条鱼，那么我会变成鱼吗？答案是肯定的——这是小说。不是传统小说，是当代小说。要说服公众接受这些违背了经验与常识的结论，这就需要当代小说家的才华与逻辑。”

我曾经谈过当代小说与故事之间的区别，比如语言、结构、细节、速度，最重要的是：故事是热闹的市井生活，声音的广场，是形而下，属于大多数人；当代小说是孤独的天堂沉思，一个人的殿堂，是形而上。

这个观念是重要的，它会帮助我们知道山羊与绵羊的区分，更“知其然，还将知其所以然”，懂得该如何分别饲养它们。

但首先，我们会写故事。不了解此处，便说彼岸，是为妄人。

坦率说，很多传统小说都应该划入故事的范畴，比如欧·亨利的那些《警察与赞美诗》。传统小说与当代小说的区别，我说过很多，“传统虽好，已然匮乏”是

我的一个基本态度，这里就不复多言。

对故事的渴望是人的天性。过去我们坐在明亮的篝火旁听狩猎归来的英雄讲述他的传奇；或者，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事。而在这个已然成形的消费社会里，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，是否会讲故事，能否把故事讲得喜闻乐见，已经成为他（企业）的核心竞争力之一。比如可口可乐的神奇配方，马云的十八罗汉与史玉柱的四大金刚。

最近有一个英语老师出身的罗永浩在搞锤子手机，说他的锤子手机卖的是人文情怀。其实就是在卖故事。据优酷声称，他搞的锤子手机发布会的视频观看人数秒杀春晚。大家真是来看锤子手机的吗？是来看他说故事的。因为他故事说得好，或者换个词，“忽悠”得好，风投才砸钱给他。当然也不排除投资者脑子进水的可能。

怎么来讲故事？■

章料的故事

文/高欢

十几二十年前，收藏热刚兴起。我给南京的报纸写过几篇收藏的小故事。说的都是些上当和没买到的遗憾故事。当时有位北京玩儿收藏的朋友也写收藏的文章，看了我的文章就说：“买假了你也敢写啊！”承认自己买假了，是一大关。这一大关也是一大坎。你迈过去了，真是“一大进步”。这一步非常重要。上当和遗憾的故事，比自我吹嘘捡了大漏看起来有趣。即使买错了，你也会从中得到丰富而有趣的知识。这个行当天天都有新课题，似乎是一种挑战。

中国的图章论体积，也就螺丝壳般大小。这壳中却是中国文化的大道场。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标志。它的样式，五花八门，各式各样。承载着中国的历史。这历史已经有两千多年。章料的材质各异，金银铜铁、玉石琉璃、陶泥、木材、竹根、橡皮等等。自元代以来，印章作为一种艺术品，也就流行起来了。石质的印章也是在这个时代开始。取材于叶蜡石：以青田石、昌化石、寿山石三大类最为人珍视，品种繁多。最珍贵的是田黄和鸡血。

我十几岁就学着刻图章，到处买石头刻了送人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在新街口新华书店楼上，买过一块图章，方料大约十来公分长，标签上写着：鸡血石（工艺）。标价十五元。四面红。我买回来放在那儿不敢刻。董欣宾当时在高云龄新华印刷厂上班，离我住的地方很近。他常来玩。有次看到这个石头赞叹：“哎呀！这个鸡血好啊！有一种昌化鸡血冻，叫天地红，里面的鸡血从上到下呈柱状，这是顶级的，很难见。”我说这是假的，他一口否决我：“鸡血还有造假的啊！”我给他的斩钉截铁蒙住了，被蒙出了迷迷糊糊的快乐。现在这个石头还在，它的四面是用薄的塑料皮夹着印泥贴上去的，我试过还真没法儿刻。

1990年与董欣宾、芦浩、潘小庆去山东画画，在曲阜孔府门前的大街上，有很多排露天的摊位，是卖章料的。青田、寿山很多，还有几块田黄。田黄章料上刻了薄艺山水，一面是完工的，还有一面的刻工没完成。这个料子看起来颜色像杏脯，半个巴掌大。开价两百多。我们看着疑惑，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如此便宜，上手掂掂，分量也对。老董还价还到90块钱，买了。我挑了几块青田和寿山，价钱也差不多。我们站在路边，看老董兴奋地捏在手上的田黄，七嘴八舌。都说：“不对吧。”说得老董也忐忑起来，我用打火机烧，也没点着，闻闻似乎有一股极淡的异味。芦浩对我挤着眼睛轻轻说：“肯定假的！”说得老董坐在路牙子上拿田黄在地上磨，磨出来的也是粉状，然后老董笑着用无锡官话说：“不是田黄是什么？石头也有造假的啊？高欢！我们俩玩石头玩了十几年，买错了无颜见江东父老。”他大笑，一口像梳子开缝般的大牙，至今想起来历历在目，可爱极了。如今老董已经作古十年，我怀念他。回到南京后，过了半个月，我接到他的电话，他说：“娘西皮！孔夫子门前竟然做这种事！真是斯文扫地。我刻了，一下刀，跟刨花一样地打卷，是塑料的！我把这个过程刻在了边款上，塑料就塑料，一样用！”紧接着，老作家顾尔潭先生很兴奋地打电话叫我去，说有样东西给我看看，他拿出一块田黄，也是一个椭圆形的随型章料，大概有两个杏脯那么大，薄在孔庙门前买的颜色略深而透，刻的是范子山水，一面完工，一面半工。他说：“好吧！这小子收了八百块的定金，我拿到玄武门的友谊商店给老师傅看过了，老师傅说他们收购也要这个价，他怎么就不来了？”我真不忍心告诉他是塑料的。后来我还是忍不住告诉他了，顾老说了和老董一样的话：“石头也有造假的啊！”这就是经验，不上手刻，怎么会知道呢？八百块钱在当时也算是很大的钱了，我们哈哈大笑，这笑声中有百感的复杂。■